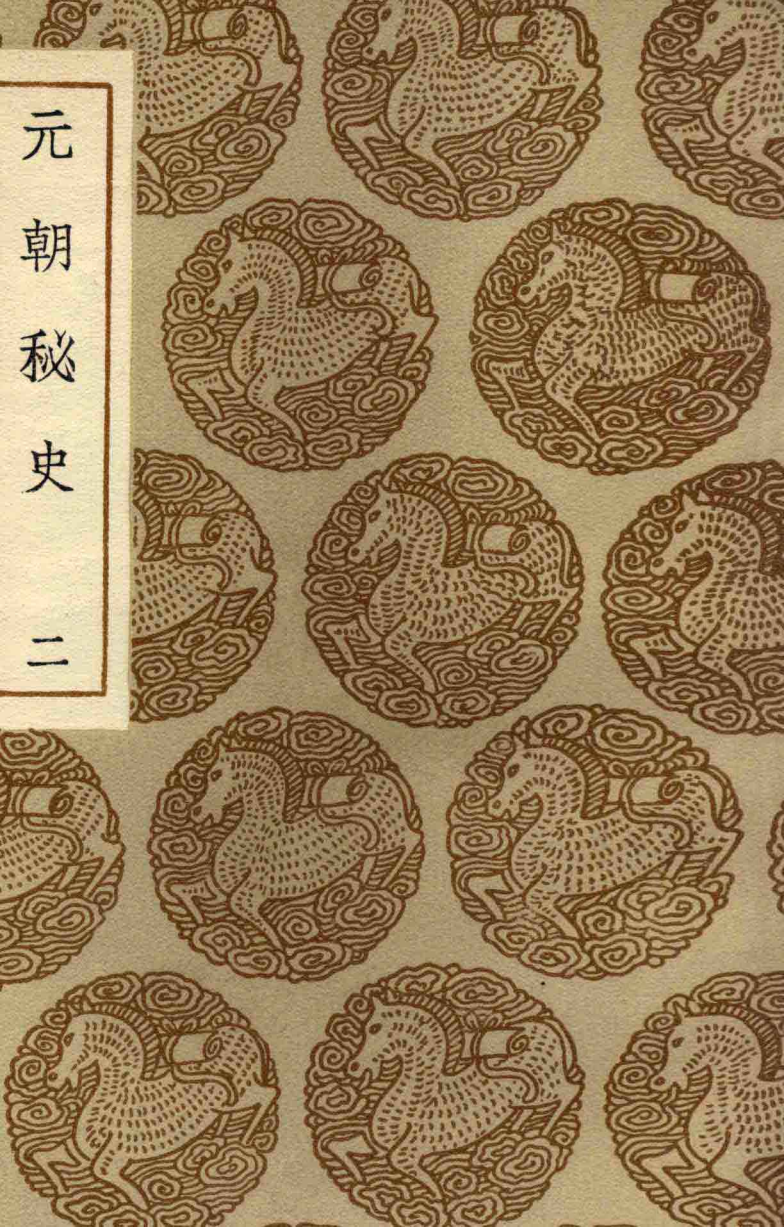


元朝秘史 二





史 秘 朝 元

(二)

撰 人 李
未 田
詳 注

元朝祕史卷五

張氏影元槧本自此以下至第七段并入卷四以下方入卷五

其後雞兒年

皇元聖武親征記以此爲壬戌秋事。所云雞兒年者。蓋約會在辛酉而交戰在壬戌秋也。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部出自朵奔篋兒干之第三子。不忽合塔吉。速不台傳奏以乃蠻怯烈杭斤欽察諸部千戶通立一軍。杭斤當卽合塔斤之合音也。

於阿勒灰不刺阿地面。

不刺泉也。明余庭璧事物異名曰。泉。蒙古曰布刺。西域水道記曰。凡河。國語曰畢喇。是也。阿勒灰不刺卽本卷後文之兀勒灰河。其地名失魯格勒只惕。又後文七卷作浯泐灰。溼魯格泐只惕。近答闌捏木兒格思之地。蓋塔塔兒所居。今塞北漠南地也。明葉向高四裔考曰。明初。畫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而哈密最西。近土魯番。爲西域咽喉。其部落有回回畏吾兒。哈喇灰三種。云云。今案祕史則垂河以南卽回回祕史之畏兀。及委兀卽畏吾兒。祕史之阿勒灰。兀勒灰。浯泐灰。卽哈喇灰也。水道提綱塞北漠南篇曰。松花諾尼以

西克魯倫以南地多沙土。卽少經流。大漠古稱瀚海。今日戈必井泉亦罕觀焉。蘆河土名烏爾虎河。圖作吳兒灰河。源出索岳爾濟山。山甚長大。袤延數百里。其西麓臨大漠。東北卽枯倫貝也。蘆河南流曲曲而西南三百里許。經烏朱穆秦左翼東六十里。折而西流。北合色野爾濟河。南合音札哈河。賀爾洪河。入右翼界。至克勒河漠之地。涸云云。吳兒灰卽浯泐灰。又卽兀勒灰。又卽阿勒灰。不刺矣。虞集句容郡王碑曰。土土哈從成宗援也。只里王敗叛王火魯哈孫於兀魯灰。還至哈刺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又元文類五十張宏行狀曰。公生遼東兀魯回河。樂其風土。且便畜牧。遂留居焉。据上數說。則兀刺灰河在今烏朱穆秦旗。故與遼東鄰矣。

聚會商議。欲立札木合做君。

本紀曰。乃蠻部長不魯欲罕不服。帝與汪罕征之。積屍以爲京觀。乃蠻之勢遂弱。時泰赤烏猶強。帝會汪罕於薩里河。與大戰。幹難河上。斬獲無算。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刺部聞。乃蠻泰赤烏敗。皆畏威不自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爲誓。欲襲帝及汪罕。宏吉刺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告變。帝與汪罕自虎圖澤逆戰於孟亦烈川。大敗之。帝駐軍徹徹兒山。起兵伐塔塔兒部。部長阿刺兀都兒等來逆戰。大敗之。時宏吉刺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掠之。於是宏吉刺歸札木合。與朵魯班亦乞刺思塔答斤火魯

刺思塔塔兒散只兒諸部會于健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于禿律別兒河岸。此元史敘諸部立札木合本末也。核以祕史。則不甚相合。蓋元史取之親征記。今記雖有傳本。而譌奪太多。頗難援證。殊不及祕史完整。但祕史亦有斷爛。未可執此遂疑元史之非。觀後文云。札木合潰散。乃蠻等十一種各回部落。則此會有乃蠻可知。惟祕史前文殊無乃蠻起釁之故。則殘缺明矣。又元史召烈抄兀兒傳曰。太祖時。有哈刺赤散只兒朵魯班塔塔兒宏吉刺亦乞列思等。謀奉札木合爲帝。將不利於太祖。云云。雖無乃蠻一部。然各部之名。與本紀相應。列傳取材家乘。或不荒唐。聚而考之。亦補闕拾遺之意爾。於是衆部落共殺馬設誓訖。

若按論兒邊離
乃桑奔兒都離
鎖翰兒之後

以元史與祕史考之。除合塔斤外。曰散只兀。卽輟耕錄散兀兀歹也。蓋出於孛端察兒之兄不忽禿撒勒只。所云做了撒勒只兀惕姓氏者也。曰朵魯班。出於朵奔蔑兒干之後。所云朵兒邊的姓。又輟耕錄之朵里別歹者也。曰宏吉刺。卽翁吉刺也。曰亦乞刺思。卽輟耕錄之亦乞列歹。又卽卷四亦乞列孫。與不圖同族者也。曰火魯刺思。卽輟耕錄色目三十一種之火里刺。又上文四卷之幹羅納。蓋出於海都之孫幹羅納之後。此外則札木合部。塔塔兒部。泰赤烏部。蔑兒乞部。乃蠻部。並詳祕史矣。

順額沁古涅河

斯按上呼字衍

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瀦爲枯倫湖。自出枯倫湖。東北流。經黑龍江索倫界。兩岸無山。土人名爲額爾古納河。實克魯倫河也。又東北流。兩岸有山。而黑龍江自西來會。龍沙紀略曰。自界碑橫而東也。河之由南而北入黑龍江者四。鄂爾姑納爲俄羅斯界河。故其名獨著。小河匯此而入黑龍江者十有一。而伊密河。特納客河。魁河。莫勒根河。札敦河。五河又匯於開拉里河。以入鄂爾姑納。達於黑龍江。朔方備乘曰。額爾古訥河爲中國與俄羅斯分界之水。其上游曰克魯倫河。源出車臣汗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流。經拖諾山南。聖祖賜名飲馬河。轉東北流。瀦呼爲呼倫湖。復從湖東北溢爲額爾古訥河。東北流。又北。逕分界摩崖碑東。又北。與黑龍江會。

至於刊沐連河洲的地行。

事物異名曰。河蒙古語曰木連。据此語以考之。劉郁西使記有昏木輦。邱處機西遊記有吹沒輦。霍闌沒輦。答刺速沒輦。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烏斯國之烏斯沐連。皆河也。此刊沐連卽刊河。又卽本紀之韃河也。然不知所在。惟元史召烈抄兀兒傳曰。諸部等居堅河之濱。忽蘭也兒吉之地。是堅韃同音。與刊字聲轉。既有塔塔兒宏吉刺之居。則此河洲者。卽克魯倫河之洲也。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東北流。經西拉得克。西撥各山之陰。又東百里。中有沙洲曰兀兒呼兀。又東北流。東經杜勒鄂模。又東河心有沙洲。南岸爲他本。

托羅灰之北麓。折東南流。又東流二百里。至南岸小山。折向東北百數十里。至南岸大山。東北麓。折東南流百數十里。至東岸山南麓。折東北流百數十里。折向正北數十里。又東北流。中有沙洲。其東南岸外。則杜勒鄂模也。又曰。喀爾喀河匯爲巨澤。曰布伊爾湖。自湖正北流出百數十里。曰烏順河。中有沙洲。受西南來之烏藍布勒克水。又北折而東北。又西北流。入枯倫湖。以上沙洲數處。皆在額湍古涅河。未知孰爲刊沐連河洲。若以札木合所居之豁兒豁納川求之。則喀爾喀河流出者爲較近也。

將札木合立做了皇帝。

本紀曰。盟于禿律別兒河岸。誓曰。有洩此謀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共舉足踏岸。揮刀斫林。按禿律別兒河岸。蓋卽朵兒邊之族所居。所謂朶魯班部。與禿律別對音也。欲攻成吉思與王罕。被豁羅剌思種的人豁里歹。

前文四卷豁羅剌氏有薛赤兀兒。此豁里歹當是彼同族。

到古連勒古地面。

山名。在不兒罕山前。桑沽兒河所出。太祖建營於此。

告與成吉思。

本紀曰。塔海哈時在衆中。與帝麾下抄吾兒連姻。抄吾兒偶往視之。具知其謀。卽還至帝。

所悉以其謀告之。又召烈台抄兀兒本傳曰。抄兀兒知其謀。馳以告太祖。史文與秘史不同。且豁羅刺思氏出自海都孫幹羅納。召烈台出自孛端察兒少子沼兀列歹。亦難混也。成吉思使人告與王罕。王罕於是收集軍馬。成吉思行來了。

王罕與成吉思相合著順客魯漣河迎著札木合去。

本紀曰。帝卽起兵逆戰於海刺兒帖尼火魯罕之地。與下文額捏堅歸列禿未詳同異。成吉思使阿勒壇三人作頭哨。

前阿勒壇推戴太祖時。曾誇說云。多敵行俺做前哨。故用之。

王罕使桑昆等三人作頭哨。

桑昆遼官。遼史作詳穩。時王罕亦設此官。以其子亦刺哈爲之也。本紀直稱亦刺合。而二十一年紀又作赤騰喝翔昆。則名旣錯出。官仍茫昧。又朮赤台傳曰。怯列王可汗之子鮮昆。有智勇。諸部長之。同此一人。或稱名。或稱官。或官與名並舉。均不易悟。聊詳記之。俾了然也。

其頭哨內。又自差人前去額捏堅歸列禿。

此一地名。其時屬札木合。

撒克撒列。

卽前文一卷扯克撒兒

亦忽兒忽。

卽前文一卷之赤忽兒古。此兩山名也。撒克撒列爲塔塔兒部所居住。時烈祖被毒於此。赤忽兒忽。則翁吉刺部所居。光獻翼聖皇后外家在焉。皆塔塔兒泰赤烏兩部所雜處矣。三處地面峭望。其阿勒壇等至兀乞惕牙地面。有赤忽兒忽峭望人來報說。

蓋從克魯倫河岸而至赤忽兒忽。則必先至兀乞惕牙。故折回報知。

敵人將至其阿勒壇等遂前迎去。擎消息。行開遇札木合頭哨阿兀出把阿禿兒等說話了。太祖至是知其貳於札木合。而以軍情輸告之。

見天色已晚。卻回來大軍營內宿了。

至次日。成吉思軍與札木合軍相接於闊亦田地面對陣。

本紀作闊奕壇之野。

布陣閒。札木合軍內不亦魯罕。

本紀作不魯欲罕。又作卜魯欲罕。乃蠻之長。而太陽罕之兄也。

忽都合。

後文八卷蔑兒乞部長脫黑阿子名忽都。當卽同一人。

兩人有術能致風雨。

輟耕錄曰。往往見蒙古人之禱雨者。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而已。大者若雞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雨。石子名曰鮓答。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黃狗寶之屬耳。

廷式按此段似仍用原註太祖威名日甚盛云云。似較有益於

金幼孜北征錄曰。永樂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發雙清源。午至河。縛筏渡水。得一木板。上有虜字。譯史讀之。乃祈雨之言也。虜語謂之札達。華言云詛風雨。蓋虜中有此術也。東華錄康熙五十六年諭曰。書冊所載。有所謂雷斧雷楔。大約得自深林者。皆石。得自平原者。皆銅。朕所得最多。將小石一塊。置於泉水攪之。即可祈雨。蒙古謂之查達齊。書冊則曰查達也。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蒙古西域祈雨。以楂達石浸水中呪之。輒驗。楂達生駝羊腹中。圓者如卵。扁如虎脰。在腎似鸚武髻者良。色有黃白。駝羊有此則漸羸瘁。生剖得者尤靈。

欲順風雨。擊成吉思軍。不意風雨逆回。天地暗晦。札木合軍不能進。皆墜澗中。札木合等共說天不護佑。所以如此。軍遂大潰。

札木合軍既潰散後。乃蠻等十一種各回部落。

國朝福撫慶異域竹枝詞新疆篇注曰。雪山起自嘉峪關而西。山南爲南路。山北爲巴里坤。烏魯木齊。伊犁。塔爾巴哈台。其餘愛曼無算。吳省蘭注曰。按愛曼。譯語村落也。又俞正燮癸巳類稿。土爾扈特投誠始末書後曰。乾隆三十六年京報舒文襄奏土爾扈特車伯克見將軍言土爾扈特各愛滿較俄羅斯所習經典俱異云云。据上兩說。則乃蠻卽部落。

後之讀史者。又按愛曼恐非乃蠻之轉。蒙古語乃愛字頭不同也。又音之轉者多由雙聲。罕由疊韻。拙見如此。未知有當否。

之義。古今土語未改。其時塔陽之父亦難察。取以名國也。輟耕錄色目氏族三十一種。乃蠻歹居其一。

札木合將立他的百姓擄了。順額爾古涅河回去。於是王罕追札木合。

自後札木合每在王罕處必因此役而降。然自此不居豁兒豁納川。蓋已失之於太祖矣。成吉思追泰亦赤兀惕種阿兀出把阿秃兒。

札木合之頭哨誘阿勒壇等貳於太祖者也。

阿兀出把阿秃兒至自己部落。將百姓起了。渡過斡難河。整治軍馬。候成吉思來對戰。成吉思既到。連戰數合。日晚。各就戰地處相抗著宿了。

成吉思與泰亦赤兀惕戰時。其頸被傷流血。蒼黃之甚。有臣者勒蔑將壘血吮去。至夜半。成吉思方醒悟。說我血已自乾了。好生渴得甚。者勒蔑乃裸身徑去敵人營內。於車箱中尋馬乳不得。止有酪一桶。挈回來。其來往間會無一人見者。又尋水來將酪調開。與成吉思飲。成吉思旋飲旋渴。三次方已。成吉思說。我眼已明。心已省了。遂起身。坐閒天明。及視坐處流的血。都如泥濘。成吉思說。如何這般做遠些棄呵不好。者勒蔑說。荒忙不及遠去。又怕離了你。當地嚙的嚙了。吐的吐了。我肚裏也入去了多少。成吉思又說。我傷既如此。你如何裸身入敵營。倘若被擒。你豈不說我被傷者。勒蔑說。我若被擒。我說本是投降你的人。被他每得知。

將衣服脫去欲殺閒。遂扯脫走來。彼必以我言語爲至誠。必與我衣服用我。我必將他馬騎了走來。成吉思說。在前被蔑兒乞惕於不而罕山困我時。你曾救我性命。

是役者勒蔑相從捍衛察探。見三卷。

今次又將壅血吮去。我正乾渴。你又捨命尋將酪來與我吃。使我心內開豁。這三次恩。我心永不忘了。次日。成吉思視敵人。已於夜間潰散去了。營內百姓。自料不能逃。就不曾起去。成吉思上馬。將已走的百姓。亦當將回來。忽山嶺上見一箇穿紅的婦人。哭著大聲叫帖木真。成吉思遂使人去問。那婦人說。我是鎖兒罕失刺女名合答安。

事在前文二卷。

丈夫現被軍要殺。所以喚帖木真來救。成吉思既知便去救。比成吉思至。其夫已被軍殺了。成吉思遂於此地下營。將合答安至。與之並坐。

元史后妃表。據歲賜錄。忽答罕皇后守第四鄂爾多。不道卽合答安否。又有合答皇后。未詳孰是。據後文十卷太祖對鎖兒罕失刺云。你父子每藏著我。教合答安女子奉侍我。則合答安似曾被幸。此次又因其夫已死。與以位號耳。

至次日。鎖兒罕失刺者別。

者別元史無傳。錯見於本紀及各傳中。本紀稱若赤老溫若哲別皆來降。又云。遣虎必來。

哲別二人爲前鋒。則作哲別。七年紀云。遮別攻東京不拔。又作遮別。至吾也。而傳並官名稱之爲折不那演。曷思麥里傳從哲伯攻乃蠻。速不台傳與只別追回回國王滅里。又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作者必那演。又也罕的斤傳作折別兒。至木華黎傳竟作闊別。皆是人也。蒙韃備錄曰。有鷗博者。官亦穹。見隨成吉思掌重兵。皆此者別之殊文矣。

二人來見。二人原係泰亦赤兀惕種脫朶格家人。

前文二卷云。鎖兒罕失刺爲速勒都孫氏。則所云泰亦赤兀惕者。專指脫朶格耳。巴塔赤罕以下。並無速勒都孫氏。則非太祖同族。故二人非泰赤烏。乃泰赤烏人之家生子也。脫朶格後文十卷作脫迭干。彼文以也客扯連放馬之乞失里並稱。則鎖兒罕失刺原非貴族。而同來之者別。可推矣。

成吉思對鎖兒罕失刺說。在前我帶的枷。你父子每有恩於我。如何來遲。鎖兒罕失刺說。我心已自倚仗著你。若早來。恐泰亦赤兀惕將我妻子誅滅了。所以今日方來。

成吉思問者別。闊亦田地面對陣時。自嶺上將我馬頂骨射斷的果是誰。者別說。是我射來。元史速不台傳曰。太祖與乃蠻部戰於長城南。忽魯渾以百戶從。射卻其衆。奔闊出檀山而潰。闊出檀似卽闊亦田。但者別從敵人射太祖。忽魯渾助太祖射敵人耳。

如今皇帝教死呵。止汚手掌般一塊地。若教不死呵。我願出氣力。將深水可以橫斷。堅石可

以衝碎。

語意近水截蛟龍。陸斷犀象。前文二卷云。深水乾了。明石碎了。然則此二語。乃漠北常談也。

成吉思說。但凡敵人害了人的事。他必隱諱了不說。如今你卻不隱諱。可以做伴當。

太祖釋射鈞之怨。收扛鼎之功。其獲效於者別多矣。史雖無專傳。然其功可考也。記曰。錄人之功。容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太祖有焉。

初者。別本名只兒豁阿歹。因他射死戰馬能的上頭。賜名者別。如戰馬般用著他。者別軍器之名也。

元史語解曰。哲伯。梅針箭也。西清黑龍江外紀曰。從軍用梅針箭。行獵用骨披箭。骨披箭。髀頭銜鑲鏃。闊梅針箭。鏃數倍。一人例佩十三枝。今則十一枝。爲壯士率佩七九。國語骨披箭曰占。故俗謂其鏃曰占葫蘆。亦稱哨箭也。

張氏影元槧本。自此以上爲卷四。以下割入卷五。與大典本異。

成吉思將泰亦赤兀的阿兀出把阿禿兒子孫殺盡。將百姓起來。

祕史俺巴孩十子。其可考者只合答安一人。泰亦赤兀氏出自俺巴孩。此阿兀出當爲俺巴孩之子。

至忽已合牙地面住冬了。

地在客魯漣河源頭。太祖迎王罕供給之處也。

秦亦赤兀惕種的官人塔兒忽台乞鄰勒禿。

八字爲名。

因與成吉思有仇。

謂起營時撤下太祖母子不呼喚也。事在前文二卷。太祖紀曰：族人秦赤烏部舊與烈祖相善。後因塔兒不台用事，遂有隙，絕不與通。塔兒不台，卽塔兒忽台乞鄰勒禿也。前文作

塔兒忽台乞鄰勒黑。後文或作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共九字。

避於林中。其家人失兒古額禿老人并二子阿刺黑納牙阿。

納牙阿。後或但作納牙。

將塔兒忽台乞鄰勒兀。

兀當作禿。

欲獻與成吉思。其人體肥不能騎馬，載於車內。塔兒忽台乞鄰

勒禿有弟并子追至。失兒古額禿老人懼怕，遂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禿壓住，抽出刀子說：我殺你也死，不殺你也死，不如先殺了你。我然後死。塔兒忽台乞鄰勒禿呼其弟與子說：他要殺我，若殺了我，你每要我死尸何用？不如快回去，便送到帖木真處，也必不殺我。我於帖木真少時亦曾有恩，其弟與子遂回了。失兒古額禿至忽禿忽地面，其子納牙阿說：我每若將他擎至帖木真處，必說我每擎了正主，難做伴當，必將咱每殺了，不如放回去。對帖木真說：我每本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禿擎來，因是正主，心內不忍的上頭放回去了。成吉思必容我。

每於是放回去了。到成吉思處備言其事成。吉思說：「若你每將他拏來，我必殺了你每。你每不忍卻放了也好。」所以特賞納牙阿。

爲後文封納牙中軍萬戶張本。

在後成吉思在帖兒速地面，有客列亦種人。

卽王罕脫斡鄰所統部族也。

札合敢不來降。

本紀曰：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

時蔑兒乞欲與成吉思戰。

前文三卷太祖與王罕、札木合將蔑兒乞百姓殘毀，房子推倒，故蔑兒乞猶欲報仇。

成吉思遂與札合敢不將蔑兒乞戰退。又客列亦種及那禿別干、董合等姓。

輟耕錄：蒙古氏族有禿別歹，卽禿別干之對音。董合，本紀作董哀部。此二部故屬王罕。紀

載太祖與董哀部遇，又帝還至董哥澤駐軍。似此部以董哥之澤得名者。

潰散的百姓亦來降。

其所以潰散者，蓋王罕與西遼戰，新爲西遼所敗。

初，客列亦種王罕與成吉思父也，速該契交之故。

此因王罕來依太祖。而追溯王罕前來依烈祖事。

因在先王罕將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罕的諸弟殺戮。

此罕以八字爲名。本紀作王汗之父忽兒札胡思盍祿。諸弟謂罕所生之子。乃汪罕之諸弟也。後文七卷太祖述其事云。你將台帖木兒不花帖木兒二弟殺了。你又要將你弟額兒客合刺要殺。卽其事也。

被叔古兒罕。

元史作菊兒。無罕字。今按此西遼耶律大石之罕號也。遼史作葛兒罕。乃音之轉耳。遼史天祚本紀曰。耶律大石者。世號爲西遼。太祖八代孫也。登天慶五年進士第。擢翰林。遼以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與諸大臣立秦晉王淳爲帝。淳死。立其妻蕭德妃爲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蕭德妃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責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對曰。陛下以全國不能拒敵。卽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食他人耶。上無以對。賜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自立爲王。宵遁。北行過黑水。西至哈屯城。駐北庭都護府。會七州十八部王衆。得兵萬餘。西至大食。假道回鶻。至尋思干。西域諸國兵十餘萬來拒敗之。僵尸數十里。駐軍尋思干九十日。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大石爲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卽位。號葛兒罕。漢號曰天祐。

考葛兒罕。卽葛勒可汗之對音。回紇舊罕名也。唐會要天寶二載三月。朝廷以回紇逸標。悉封奉義王。及破拔悉密。自稱咄祿毗伽闕可汗。六年卒。子磨延曷立。國人號爲葛勒可汗。乾元元年七月。冊命葛